

類
林
雜
說

卷一

上

中

下

一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第八

平陽王朋壽編

別味篇第四十五

神農淮南子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皮時多疾病
下嘗百草之神農乃教民播種五穀相土地所宜燥溼高
令民知所避就一日遇七十毒荀勗晉荀勗字公曹潁
進飲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所炊咸未之信師曠晉平
帝遣人問膳夫乃云實用故車腳皆服其知師曠公時
人爲大夫公食以間曠曠曰此勞薪爲易牙齊桓公大
爨公問宰人宰人曰用故車腳爲薪耳易牙夫也淄澠
二水爲食牙亦知二水之符朗字元達堅之從子也爲
味桓公不信數試如驗也符朗青州刺史食鵝知其毛
色後晉伐青州朗降於晉朗既至楊都時會稽王司馬
道具設江左珍羞與朗坐客高會因問朗曰關中美味
孰若此朗曰但怪此味生鹹耳
乃問宰夫果用生鹽作食也

贊曰 草木臭味 紛然萬殊 錯雜閒處

孰能分區 神農至聖 生民是虞

辨其良苦 較彼錙銖 以利於病

捐病保軀 易牙符朗 或期繼諸

豪富篇第四十六

郭況 王子年拾遺郭況光武皇后之弟累金數億家僮
謂郭氏之室不雨而雷言其鑄銀之聲震於都鄙時人
珠於四垂晝視之如星夜視之如月語曰洛陽多錢
郭氏室夜月晝星富无匹其寵者皆以玉器盛食故東
京謂郭家瓊廚金穴況小心畏慎雖居富勢閉門優游
不干世事爲一 范蠡 越范蠡爲相日致千金家童閑算
時之智者也 范蠡 術者萬人以四海難得之貨充盈
於越都爲器銅鐵積如山皋或藏之 王元寶 唐王元
井謂之寶井富盛歷古以來未之有也 王元寶 寶極富
而不學嘗大會賓客或謂曰昨日必多佳客元寶曰但
費錦纏頭耳玄宗一日問元寶曰聞卿多絹比朕南山
之木孰多元寶曰若每樹挂一寶曰聞卿多絹比朕南山
縑則陛下之木有盡臣給无窮 甘寧 性奢侈以錦綵維

舟去則棄之孫權曰曹公有周
張遼孤有興霸足以相敵周
夫婦夜耕因臥夢天帝過而
案籍曰此人相貧限不過此
今車子未生請與之天公
曰善自是遂富累千萬
寶投湖中云以爲禮積數年
上多風塵有數吏乘車馬來
史遙見有府舍門下吏卒明
君前有禮故要君必有厚遺
見青洪君君問所須明曰欲
明去如願者青洪君侍婢也
梁冀太后所寵冀恃勢貪財
入府庫遂減半年租稅石崇
潤及天下百姓者也石崇字
終分財與諸子獨不及崇曰
荆州刺史略遠使商賈富不
名梓澤後得尉與潘岳諂事
崇望塵而拜財產盈積室宇
執繡與晉惠帝舅王愷及羊
金崇以蠟代薪愷以紫絲步
障布四十里崇以錦步障

布五十里愷以赤石脂塗屋崇以椒塗之帝助愷珊瑚
樹高二尺愷示崇崇以鐵鞭擊碎愷怒崇命取珊瑚樹
高三四尺者六七株如愷比者眾矣惠帝知富无以誇
有外國進火浣布天下更无帝乃為私服幸崇家崇有
家人之輩五十人皆衣火浣布衫祇承帝乃慙之崇廁
屋內置侍婢十人衣以紬素並以香囊錦袋盛香崇大
會賓客有侍中劉寔見廁內燦爛快出謂崇曰誤入公
室矣崇曰廁也寔更往見廁內婢所逼不成如故崇為客
作小豆粥咄嗟立辦冬日得韭齋愷出遊爭入洛陽崇
牛如飛愷絕不及愷貨崇帳下問所以云預作熟豆客
來作白粥投之韭根雜麥苗耳牛奔如飛由馭者逐之
愷從此遂爭長焉及賈謐誅免崇官時趙王倫與崇甥
歐陽建有隙崇有妓曰綠珠美而且豔又善吹笛孫秀
使人求之崇處金谷別館方登樂臺使者告崇崇乃悉
出侍女任意所擇使者曰命取綠珠於是崇怒曰綠珠
是我之所愛不可得也孫秀怒勸倫誅崇崇正宴樓上
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為爾得罪矣綠珠曰當效死
于君前遂自投樓下而死及車載崇于東市歎曰奴輩
利吾家財使者曰知財為害何不早散遂被害崇家稻
禾在地化為螺人以為族滅之應水磴三十餘所蒼頭
奴八百人珍寶田地宅莫究其數崇乃與潘岳同日斬
于市岳謂崇曰天下殺英雄卿復何為崇曰殺士滿溝

壑餘塵來及
羊琇字雅舒太山人晉時爲散騎侍郎家
人出晉書大富冬月作酒令人抱瓮須臾易人

羊琇

時洛陽炭貴琇作獸炭

尹吉甫

鑊作粥鳴聞聲數里旣

食訖失

覺之見在鑊中斂取燂

粥事出

累千金前漢武帝令王

吉與司

不見王孫曰聞今有重

客遂設

吉先至未敢嘗須與相

如至卓

在舍王孫座多豪客諸

進琴於

君文君於是聽之其夜

遂奔相

以車馬奴婢事出漢書

馬相

與客飮侍婢數百人裸

其形使

卽躬耕之慮也後

漢人首事

晉時爲司隸校尉曰食

萬錢猶

十字不食有二子遵邵

卒太僕

爲中庶子一曰之供

寡婦

鉅富一萬爲阻終官至信

戎直才

身目富財以王戎晉書

五步加死

身衛則
算金干

恒如不

贊曰

常人所欲

得之以道

斯為厚福 賢者處之 施惠是助

愚夫靳之 適招禍辱 盈溢筐箱

貯儲金玉 兼濟以仁 庶無傾覆

貧窶篇第四十七

羅友世說羅友貧乞祿於桓溫曰昨中路見一鬼揶揄
憐之以友為劉伯龍南史劉伯龍貧窶嘗召子弟欲營
襄陽太守劉伯龍什百之利見一鬼在旁撫掌大笑
伯龍歎曰貧乃榮啟期孔子見宋人榮啟期年老體无
為鬼所笑遂止榮啟期完衣而鼓琴自樂孔子問曰先
生何樂對曰吾有三樂天生萬物唯人為貴吾既得為
人一樂也人生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是吾二樂也命
有天殤吾既老矣是吾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也
終吾處常待終又何憂焉孔子曰先生能自寬者也
張儀史記張儀說於諸侯走楚相飲楚相亡璧門下咸
乃釋之意儀曰貧無行必盜相君璧者乃答掠數百不服
儀曰汝視吾舌在否妻笑曰在耳儀曰足矣原憲弟子

傳原憲在草澤中子貢相衛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
過謝原憲憲捉敝衣冠貌有饑色出見子貢子貢曰先
生病邪憲曰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
憲貧也非病也子貢大慙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
周曄周時人極貧夫婦二人常在田野夜鋤天帝憐之
富也今來張車子錢數萬其司命曰此人未生甚閒且借之可乎
天帝曰善司命之敕所因借其錢曄於是日漸家富得
十餘年忽有一婦人寄宿於車坊因產一子曄見之問
其夫主姓婦人答曰夫姓張此子車坊中與名車子
曄意甚惡之因此之後阮咸字仲容陳留人時俗七月
家道日衰還復如故乃脫犢鼻布褌以裳咸宗族於庭
羅列衣物咸貧无物乃脫犢鼻布褌以俗范丹字史雲陳
竹竿頭挂之入問其故答曰未能免俗范丹留人與同
郡尹包為友俱貧每出傳一單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
衣包年長先走迴即脫與丹也司馬相如成字長卿蜀郡
卓王孫女文君所奔遂為夫妻相如家貧遂與臨邛沽
酒常灑埽身著犢鼻褌於市中使文君常壚而坐卓氏
之族謂王孫曰相如雖貧當有大才必不為長賤者而
王孫遂減半財與相如仕漢官至中郎將出前漢書而
王良字仲子東海蘭陵人後漢時為司徒使鮑石
王良以事往東海良因遣通書送良家良居三公之位

而家甚貧及司徒使至東海往詣良家見良妻身著布裙從田自柴而歸使不識之謂曰我司徒使故來通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孫晨郡功曹冬日无被唯有藁草也使大驚出漢書孫晨郡功曹冬日无被唯有藁草一束夜臥其中曉即衣之裴潛字文行河東聞喜人也後漢時人出三輔決錄裴潛字文行河東聞喜人也妻不免飢寒織荆顏子一簞食云云

贊曰 士有志節 安於清貧 不為苟得

仁義是親 鹿裘帶索 釜魚甌塵

桑樞貧牖 灌園負薪 守死善道

不妄求伸 飲水啜菽 以樂天真

貧達篇第四十八

子路 家語仲由字子路魯人孔子弟子孔子稱之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嘗自負米以養親食藜藿以充腸後游楚國司馬相如前漢司馬相如字遂為楚上卿食祿萬鍾矣司馬相如長卿家徒四壁立

能文章揚得意直宿夜誦相如所爲子虛賦武帝聞之
曰朕恨不與此人同時得意奏曰臣故人司馬相如之
所作也帝卽令召之既見帝以爲卿銜命使蜀至太公
蜀部使者太守郊迎縣令尉負弩前驅時人榮之太公
姓姜字子牙東海人年十八娶馬氏爲妻太公但讀書
不事產業甚貧妻馬氏見其如此求去太公避之隱市
賣漿值天大涼改販麪又值大風起遂屠牛又值天大
熱凡往不遇遂改向渭水釣魚年八十值周文王出獵
文王問曰君旣年老有妻子而獨在此釣魚公曰不憂
年老無子唯憂天下無主文王曰紂爲天子何言無主
太公曰人以主養民紂爲淫虐何主之有文王知其賢與
載而歸以師事之文王崩武王伐紂定天下封太公爲
齊侯太公適齊於路見婦人嘯泣公問曰怪而問之婦人曰
妾聞前夫封侯故追悔而泣太公問曰前夫是誰婦人曰
曰姓姜字子牙公曰我是也婦人喜再拜欲求再合公
曰可取一盆水傾於地令婦人收水唯得少泥公乃作
詩以語之曰兩目知人意雙眉又解愁若言離更韓信
合覆水定難收婦人遂抱恨而死今有馬母豕韓信
淮陰人也少時至貧曾於市中盜賣食羹被其主捉得
苦辱之令信從跨下往過而後歸項羽不能信用亡歸於
漢因蕭何用之爲大將軍漢定天下封信爲楚王信取
賣食者別其兩足初信乞食漂母母與之食信旣爲楚

王漂母報樊噲沛人也家貧以屠為業從事漢高祖高
以百金卽位封噲祖與項羽鴻門之會時賴噲身得免于
難高祖卽位封噲公孫弘四十始學春秋武帝時詔天
為武陽侯出前漢
下舉賢良文學之士淄川一郡解上弘弘到長安對策
第一武帝善之拜為中郎遷御史大夫經月餘遷丞相
出前王章字文卿太山人也家貧寄止人舍盜主人牛
漢書王章衣臥主人答之章後就學京師見大將軍王
鳳鳳遂薦之官至司隸校尉遷京兆尹坐贓下獄妻謂
章曰君不憶牛衣中時邪今得富貴奈何以物累身哉
章不應獄官每夜打鼓點囚章女年十二謂曰我父已
死母曰何以知之日女曰尋常唱囚有九今夜唱囚止八
是以知其死前漢甯戚衛人也欲仕齊家貧無以自資
視牛果死見前漢甯戚乃賃為人挽車至齊國於車下
飯牛望見桓公乃叩牛角而誦桓公見之撫掌曰異哉
此人乃非常人也命管仲迎之遂舉大臣之位授之為
卿後遷丞陶侃字士衡丹陽人也鄱陽孝廉范逵宿侃
相列士傳侃侃舍侃家貧母為截髮為髮待之無薪伐
屋柱炊飯斬薦以供馬達感之乃為侃立聲石勒字季
譽於是顯名侃仕至大闕晉時人出語林石勒龍本
上黨武鄉胡人也晉惠帝元康年中山東大飢勒家貧
乏不能自濟遂與汲桑謀計令汲桑與勒作奴主賣與

平原師權家兩相存命令勒田中耕隴上常聞鼓角韓
鐸之聲後歸勒鄉里乃共劉泉起兵逼洛陽晉帝南遷
乃稱天子國號趙都襄國城去鄴城一百八十里勒
遂封汲桑爲大將軍勒死號趙武帝勒無子弟虎代立
遷都於鄴城鄴中記云勒與師權家傭王猛字景略洛
耕或云上黨郭季子家奴未知孰是王猛字景略洛
陽人家貧織蠶以給衣食後入嵩山師隱居有道之士
數年出山一見符堅大奇之堅建號以猛爲相聲譽甚
矣

贊曰 貧而有志 其久必通 務修天爵

人爵斯從 飲牛甯戚 潛漁太公

或以道舉 或以才庸 觀其大器

豈能終窮 養斯氣識 毋辭屢空

攻書篇第四十九

智永

李尚書故實云智永住吳興永欣寺積年學書後
有禿筆頭十八登人來覓字者如市所居戶限爲

之穿穴乃以鐵葉張旭唐書張旭吳郡人官至右率府
裏之謂之鐵門限其意又觀公孫大娘舞劍器而得其
與擔夫爭路而得其意又觀公孫大娘舞劍器而得其
神飲輒草書揮筆大則以頭搥墨水中天下呼為張顛
其書為薛稷唐書薛稷以詞章知名好古博雅尤工隸
草聖薛稷書自貞觀永徽之際虞世南褚遂良時人
宗其書自後罕能繼者稷外相魏徵當國圖籍多有虞
褚舊迹銳精模倣筆態適麗當時無及之者又善畫博
采古跡睿宗在藩留意於文學稷於是時見招引除太
子少保睿宗嘗召稷入宮中參決庶政恩遇莫比後竇
懷貞伏誅稷以王右軍晉王羲之善書為古今之冠稱
知其謀死獄中王右軍其筆勢以為飄若游雲矯若飛
龍杜度字伯慶京兆人善草書故千字程邈字元令下
皇時犯罪繫獄改古篆為今草書上始張芝字伯英安平
皇始皇善之而赦其罪故曰隸書也張芝人善草書臨
池學書池水乃黑寸蔡邕字伯喈陳留人善楷書後漢
紙不遺世謂草聖也蔡邕靈帝時太學中立石五經即
邕之書今洛陽其韋誕字仲將學書日家之素帛必先
石經之文見存焉韋誕書而後練數十年間遂大能書
晉帝造凌雲閣令誕書之而人誤先釘其牌於上誕乃
乘飛梯題之及畢鬚鬢皓然遂戒其子孫不令學書至

能師宜官

平原人善書大字或方一丈小字一寸嘗詣

也盈門不能得見乃云輸十文方與之看計倉頡黃帝時

還酒錢已足遂拭去之後漢獻帝時人也倉頡黃帝時

跡以造文宇鬼遂夜哭黃帝時白龍見帝亦乘龍遊

行及倉頡造書龍皆潛藏或白日上天而去以有文字

恐人書畫之而鬼哭龍藏也史籀周宣王史官也改古

倉頡所造書即古文篆是也史籀文為大篆今篆書是

也崔寔字子直涿郡安平人也善草書後漢桓帝時遷

不暇篆錄梁鵠字元鴻安定人也善書漢鍾繇字元常

因為草書靈帝時官至吏部尚書鍾繇字元常

武人也善篆楷書亦采蔡邕之法以為八分陳太尉碑

蔡邕為文元嘗書之此碑文字最工妙魏武帝時為太

尉胡昭字孔明潁川人與繇同王羲之字逸少琅邪臨

獻之字子敬尤能骨法與父書不羊忻為太山人善篆書子

同官至右軍將軍晉中興時人羊忻為太山人善篆書子

之際書諸葛長民琅邪人也善八分真李斯上蔡人秦

勢遠布諸葛長民琅邪人也善八分真李斯上蔡人秦

相改史籀大篆為小篆始皇時上會稽山乃敕李斯

勒石紀功若曰盡得天下乃李斯之書今猶存焉羊

欣晉書羊欣幼而聰悟年十二王獻之過其家欣方書
自是書法愈進矣

贊曰 上古之際 書畫淳龐 篆隸鍾鼎

鳥跡雲章 逸爲眞草 龍騰鳳翔

名家擅世 星仰鍾王 書林楷式

翰苑維綱 標表不朽 金石傳芳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第八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第九

平陽王朋壽編

善射篇第五十

裴冕

唐書裴冕善射一日射虎三十六頭見一老人曰

之有一

此彪也前有真虎將

軍遇之殆矣冕怒之

馳馬赴

吼冕馬

辟易弓矢墮地

咎君謨

射朝野僉載咎君謨善

中有王

靈智者學其法曲盡其妙

欲射若

謨殺之時君

謨無弓

矢執短刀擊折之末後一

矢以口

承之遂以齧

其鏃謂

靈智曰學射三

庾公之

斯孟子射於羿盡羿之道思

年但未

教汝醫法耳

庾公之

斯孟子射於羿盡羿之道思

天下惟

羿為愈已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

公之

斯孟子射於羿盡羿之道思

明儀曰

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鄭人使子

公之

斯孟子射於羿盡羿之道思

濯孺子

曰可以衛衛使庾公之斯追我者誰也其

公之

斯孟子射於羿盡羿之道思

疾作不

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

公之

斯孟子射於羿盡羿之道思

僕曰庾

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追我者誰也其

公之

斯孟子射於羿盡羿之道思

射者也

夫子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追我者誰也其

公之

斯孟子射於羿盡羿之道思

之他尹

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

公之

斯孟子射於羿盡羿之道思

必端矣

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

公之

斯孟子射於羿盡羿之道思